

梦回家园

王蒙

读罢《忽如归》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我相信戴小华写它时更是内心激荡。家园，对于她来说，是故土，是亲人，是国家，是心灵的归宿。梦里家园，更加深情乃至带几分悲怆了。

这本书，让我重新认识了一段历史，一个老乡，一个家庭，一个友人。

一段历史。今天的两岸关系，来之多么不易！小华的大弟戴华光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著名的“人民解放阵线案”（又称“戴华光案件”）的主角。他曾因从事“宣传和平统一，避免民族分裂”的活动，而被台湾当局判处无期徒刑！据台湾“法务部”报告显示，在长达38年的戒严令期间，台湾有14万“白色恐怖”的牺牲者。可以想见，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，多少父母人流泪悲痛，多少家庭破碎解体，多少有识之士奔走呼吁。这段惨痛的历史，正如小华所说：“‘爱国’在那个时代是个很痛苦的词。”说时太沉重，但是我们难道不该记取吗？

一个老乡。我是河北沧州南皮县人，与小华是老乡。认识她多年，零零星星从她口中得知一些她的身世，但从没有像这次，了解得这么全面。小华是一个非常重乡情的人。家乡落后，她从不嫌弃，乡亲们土，她也看不见。她在家乡做过许多善事。干起事来，特别认真。提到两岸关系，她总是旗帜鲜明地拥护统一，乐见人民幸福。所以她在母亲遗体回葬故土遇到困难时，才得到了祖国大陆那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，简直可以说是创造了闻所未闻的“奇迹”！

一个友人。早在二十五年前，首次在天津的一家比较一般的旅舍的前厅，我见到了小华。她鹤立鸡群，风采卓越，同时她说说笑笑，健康明朗，与大陆各行各业的人士接触起来毫无隔阂。后来有一次我们加上柳溪同回故乡沧州，交流起来也方便得很。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她是以对待梦回家园的态度对待大陆的。她过去是现在也是中华的女儿！

一个家庭。古人云：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。小华的大弟戴华光就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。他性格刚烈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曾是搅动台湾社会的一个先锋分子。他在绿岛监牢中受难逾十年，身为无期徒刑政治犯，在狱中还打抱不平，曾两次踢破监门，多次被关人逼仄阴湿黑牢。他的身体一度损害到了死亡的边缘，给家人写下了绝命书。在忍受身心迫害多年后，他回到河北沧州故土，小本经营，安定美满，依然乐善好施。我深深地祝福他！

从小华和他的大弟华光身上，我看到这个家庭的性格。父母一生虽然聚少离多，但对孩子的影响，却是积极正面的，是助人之乐，是仁爱众生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培养出色的儿女。尤其是小华对母亲的描写，深深打动了。她在丈夫多年无音信、儿子生死未卜的日子里，终日煎熬，以泪洗面，却始终坚强、善良，担起了全家的重担，令人感佩！

好人好报。祝贺小华的《忽如归》出版，请作者接受家园的父老兄弟姊妹的欢迎与祝福！

（本文为《忽如归》序，戴小华著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）

不久前的某一天深夜，忽接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来电，劈头一句：“格记徐写额诗要‘火’嘛……”恰好准备洗洗睡了，借此机会对着镜子细细打量了一番自己，终于还是颓丧地承认：就在下区区这副尊容，天庭难称饱满，地阁不够方圆，文不能走上诗词大会接“飞花令”，武不敢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”，虽然诗还经常写几句，但实在是跟“火”也沾不上半毛钱干系的。实在要说，倒还是跟“水”更亲近些，可以让我继续洗睡了！

洗罢靠在床头，忽而想起了高晓松的名句：“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”对我来说，眼前虽也未必尽是苟且，不过四十岁以前，写诗，倒还真的多是在去往远方或者从远方归来的路上。

记得那次是在新疆，我独自行走了半个多月，返程时，天山忽降暴雪，航班延误直至午夜。终于可以登机了，才发现偌大一架空中客车，有耐心等到最后的不过七人。茫茫夜色，漫天风雪，一架远行的客机在苍凉的大漠上空掠过，像极了远征的孤鸿。于是斜靠在机窗边，写下了“暂别天山雪，欲拈青海云。星河垂寂寥，大漠起氤氲。空客九霄外，孤鸿万里分”这前三联。正在思量尾联时，飞机忽然巨震，随之上下颠簸了数分钟之久。惊慌过后忽然想到，是不是敦煌已近，飞天夜舞？于是尾联“飞天若有意，为我一挥裙”也就这么“一震定音”了。

又或是在深秋雨夜的长安，一个人漫步

老上海的城厢即上海老城厢，它是今天上海城市形成的基础和策源地。研究这段历史，对于全面、客观认识上海城市的历史变迁不无启迪。

晚清以来，人们对上海县治所习惯称之为上海老城厢（城，指县城；厢，指县城附近的地区）。上海老城厢是与上海租界新城区相对而言的。其区域范围，包括明嘉靖年间在上海南市修筑、1912年拆除的周长九华里城墙以内的行政区和商务区，及东门、南门外沿黄浦江一带的商业码头区。

公元1292年，元政府设立上海县。明代以后，政府鼓励种植棉花。上海因发达的棉花种植业、纺织手工业，以及便利的水上交通，县城商业开始繁荣，街巷逐渐增多。至嘉庆21年（1816年），上海县城有街巷60多条，人口10余万，并成为北洋、南洋、长江、内河、外洋五条航线交汇的港口城市。至上海开埠前，上海城厢内已有沙船业、土布业、豆饼业、米业、酒业、纸业、药业、茶业、丝绸业、钱庄业、铜锡业、煤炭业、典当业、染坊业等各类行业数十个，行业性公馆会所20多个。十六铺地区一带，形成了咸瓜街、豆市街、花衣街、会馆街等专业街市。陆家石桥、红栏杆桥、松雪街等处，成为城厢内的商业闹市。上海当时享有“江海通津，东南都会”的美誉。

上海开埠后，受小刀会起义、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，老城厢的商业遭到重大打击。小东门至大东门一带的街市被清军烧毁。但随着中外贸易的兴起，以及战争期间各地人口向上海的大量聚集，战后老城厢的商业很快得到恢复，有些行业甚至比战前更盛。当时，上海重要的货物码头、钱庄、零售商店和有经验的南北货、洋货商人仍然集中在老城厢。中外商人采购丝、茶、瓷器、鸦片、棉布等都在县城

里成交。许多商务、报关事宜也需在县衙中办理。因此，开埠之初十余年间，老城厢仍是上海的经济中心。

十九世纪70年代后，世界资本主义空前发展，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

老上海的城厢

朱争平

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，极大冲击了中国的自然经济。老城厢与租界各方面的差距开始拉大。在老城厢的城市经济中，沙船航运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，“上海市面以沙船为根本”。沙船业的繁荣带动了城市的繁荣，帆船林立，万商云集，百货山积，人马喧阗，是当时上海老城厢的写照。但随着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兴起，上海的沙船业逐步衰落。1890年，外国轮船占上海港船只86.9%。到19世纪末，上海的沙船已不满50只，外国的轮船击垮了中国的民船。与此同时，洋布的大量倾销，使得土布市场越来越小。外国银行进入上海后，很快取得了经营国际汇兑的垄断地位，还吸收了巨额存款，使居老城厢“百业之枢”地位的钱庄成了外国资本、特别是银行资本的附庸。老城厢沙船业、土布业、钱庄业等主要行业的衰落，以及近代工业和一些新兴行业在租界的兴起，使城市经

济中心北移至租界地区，老城厢逐渐丧失了原本的商贸中心地位。时人这样形容：当机器的轰鸣在租界最早响起的时候，除了手摇织布机发出的声音以外，老城厢还是一片沉寂。当拔地而起的大烟囱成为租界的象征以后，老城厢地区除了偶尔的金属撞击的声音外，仍然以商贩的叫卖声为主旋律。

在城市管理上，租界工部局（公董局）成立后，引进越来越多的西方近代城市经营、管理理念，建立了租界社会管理体制，制定了包括交通、卫生、食品安全等一系列租界社会管理规范。同时，租界当局运用近代西方城市建设模式，大规模修建道路、码头、学校、医院、剧场、菜场等市政公共设施。自来水、电灯、电话、电报、有轨电车等西方先进科技成果也纷纷进入租界。租界地区逐渐成为一个与近代中国城市迥异的、具有浓厚西方近代城市特征的“飞地”。而老城厢仍然承袭中国传统城市的管理模式，虽然在租界的影响下有一定的发展，但城市中心区域已在租界，老城厢只是租界的附庸。

老上海城厢从一个封建的商业城市变成租界附庸的过程，是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缩影。

老上海城厢的那段历史，是不该忘却的。

“文字游戏”，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恭敬。文字是传达思想的工具，有使命和责任的，怎么可以“游戏”？其实就文字的操练而言，说是一种智力游戏并无贬低，不同的只是高超或拙劣而已。与琴棋书画之类性质上并无区别。作为语言的书面形式，中国文字有几千年的历史，博大精深，又极独特，给文字游戏提供了极为丰富深厚的基础。

文字游戏几乎包括了灯谜、对联、诗词、游艺等方面方面。

“比”对“北”说：夫妻一场，何必闹离婚呢！

“巨”对“巨”说：和你一样的面积，我却有三室两厅。

“土”对“丑”说：别拿披肩发臭美，骨子里还是老土。

这应该是草根们的快活。一别之后，两地相悬。只说是三四月，又谁知五六年。七弦琴无心谈，八行书无可传，九连环从中折断，十里长亭望眼欲穿。

不一定是传说中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手笔，但作者肯定是文人。

文人们还喜欢回文诗词：柳庭风静人眠昼，昼眠人静风庭柳。香汗薄衫凉，凉衫薄汗香。手红冰碗藕，藕碗冰红手。郎笑藕丝长，长丝藕笑郎。

苏轼的这首《菩萨蛮》选本上是有的。字句回旋往返，皆成文可诵，这种精巧的回文曾是中国诗歌特有的一种体制。

对联更是一种常见的文字游戏形式，有关的故事也多：王安石二十岁时进京赶考，元宵节路过一地，见一大户人家悬灯出题招亲：“走马灯，灯走马，灯熄马停步。”他对不出，但记在心里。巧的是，到京后，主考官出的联是“飞虎旗，旗飞虎，旗卷虎藏身”。他即以那个招亲联作答，得中进士。更巧的是，衣锦还乡时他发现那招亲联仍旧无人对出，便又以考题联作答，于是抱得美人归。颇有喜剧性。

出于对文字的敬重，有人把文字游戏局限于逢场作戏开玩笑的文字，而在事实上关于什么是文字游戏，什么是非文字游戏，从来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与界限，也很难界定。仅以古体诗词为例，遣词造句上那么多格律音韵上的限制，本身就充满了游戏趣味。

在文字游戏的方家里，《水浒传》作者施耐庵亦堪称文豪。他的文字游戏技巧超级棒，却不找人鼓噪，不运作拿奖，不仅如此，还能用文字游戏实实在在为人造福。

除了写小说，施耐庵还颇通医术。某地有位书生患病数月，神情恍惚，整日口中不断念叨着“五月艳阳天……”如此怪病，无人能治。有人请来当时住在这里的施耐庵。施耐庵初诊之后找不到病因，一时难以下药。

一日，他坐在患者床前，仔细观察其病情和神态，当患者自言自语“五月艳阳天”时，他立即对上“三春芳草地”。患者顿时眼睛一亮，掀开被子，起身下床，郑重地给

施耐庵行礼后，又说：“山石岩前古木枯此木为柴。”施耐庵忽然明白，此人是因对不出对联的下句急出来的心病。略一思索，施耐庵极工稳地对出下句：“白水泉中日月明三日是晶”。

于是，患者大病痊愈。原来患者爱慕一才女，该才女要求至少对上两副对联，才答应与之成婚。他冥思苦想，越急越想不能对上的佳联，竟闹出病来。文豪施耐庵略施小技，救了这位无药可医的“患者”，促成了一对佳偶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这故事自然是传说，但这样的传说一给作家长脸，二给文字游戏正名，我愿意相信。

文字游戏

陈世旭



黄道婆（油画）林永康



句话：“你写诗是为了什么？”说句老实话，这个问题，愚钝如我，至今也未能想得通透。或者如一位前辈所言：“现在还在写诗的人，大坏也坏不到哪里去，值得交个朋友。”

我也确实因为写诗而有幸拜识了不少富学养、见性情的前辈师友。记得数年前，曾跟随杨逸明、姚国仪两位先生，一起去探望当时已年近九旬的叶元章老先生，又应叶老之提议，一起去登门拜望已近期颐之年的周退密老先生。就在那个老式小洋楼飘着淡淡药香的冬日午后，前辈学人们的一言一笑，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如沐春风。聊毕临行，周老亲手奉送签名诗集，坚决送大家到楼梯口，并一直目送客走出大门才转身回房。出得门来，素性诙谐的杨逸明先生笑问：今天你跟着两个“奔七”的老头，接上一个八十多的老头，一起来看了个九十多岁的老头，感觉如何啊？我虽笑而不答，却暗暗觉得，周老、叶老都是诗坛耆宿，非但丝毫没有大牌做派，且待人接物之周到、言谈举止之谦和，让我这个后辈小子顿生钦敬。原来诗，远能记游，近可养人。

如今，当年一起写诗的朋友，有的到了彼岸，有的身在远方，还有的，或已只剩下了苟且。我也在远方与苟且之间，觅得了足够发呆的三分之地，余愿足矣，洗洗睡罢！

十日谈

风云诗会

诗词学会琐忆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一剪梅·题土耳其古剧场

王军胜

一日千年亿万秋。
救世谁为，诺亚方舟。
帐闻雁叫掠长空，暮色云烟，断壁残楼。
古迹苍凉泪欲流。
滚滚红尘，几个真愁？
今飞高处远纷争，动乱年头，痛在心头。

